

# 新 聞



( 中 國 新 聞 )

龍 賢 唐 ； 編 主 兼 人 行 發

本刊文稿  
禁止轉載

## 第二卷第十一期要目

民國三十七年九月十六日出版

稿費每千字二  
元五角到四元

王雲五應該引咎辭職！……………(本刊社評)

香港各黨派對於新政協的

看法與主張……………(黨派風雲)

上海各色老虎的臉譜……………(側面新聞)

新太子蒞滬前後……………(新聞背後)

蔣經國在滬打虎記……………(專欄報導)

洩漏幣制改革秘密案的曲折……………(綜合報導)

「隱名人士」被捕別記……………(新聞紀事)

有關「陶徐案」的幾段插曲……………(曲線新聞)

馮玉祥生死之謎……………(新聞分析)

從王懋功到丁治磐……………(側面消息)

立委程思遠桃色糾紛案始末……………(花邊新聞)

夏威與李品仙鬥法……………(時人春秋)

河北省考驗楚溪春……………(政局觀察)

華北學生的災難……………(學府風光)

中 國 藏 書 館 南 京 分 館 發 行 社





社評

# 王雲五應該引咎辭職！

陶鈞三人洩漏幣制改革的案子，看這兩天發展的趨勢，好像已近尾聲了！即使這一件案子的後面還有來頭更大的人，恐怕李國杰也不會再追究了！因爲，根據我們的常識判斷：除了仍未就逮正在狂捕的當國之兄李伯勤，以及中國石油公司南京辦事處主任徐壯懷兩人，與已經偵詢告一段落的三個關係人犯陶啓明、徐百齊、袁仰安以外，一定還有來頭更大的人；而這個來頭更大的「隱名人士」，才是真正洩漏幣制改革秘密案的主犯！

關於這次幣制改革的草案，王雲五在八月廿日記者招待會上，曾誇耀保守機密的成功，譏笑新聞記者無能，惟言猶在耳，想不到陶鈞案便發生了，而且還是他自己的親信，這真無異自己打自己的嘴巴！至幣制秘密案的洩漏，據財長王雲五在九月四日行政院所舉行的臨時會議席上說：「政府此次改革幣制，因鑒於各國幣制改革時，均有洩漏消息，發生搶購情事，故此大所查夜起事，始告完成，事先可稱極盡保守機密之能事。所遺憾者，僅有全行行莊特別休假致央行之代電，及通知上海交易所停止交易兩稿，係本部秘書徐百齊起草，不料竟功虧一簣，致釀成此次不幸巨案。余對用人不至感歉人，現當依法嚴辦，決不姑容！」這是王財長自己已向行政院致辭的表白。但是，這決不能卸脫王雲五的責任；因財政部在幣制改革前夕，別休假的結電，出了毛病，惟該電內容甚爲簡單。僅有：「財政部謹代電開：茲定於本年八月廿日及廿一日爲全國銀錢業臨時休假期，除電由中央銀行轉知外特電知照，即希轉知當地行莊一體遵照爲要。」等字樣。即財部在廿一日爲銀錢業臨時休假期，並規定全國各地銀行錢莊信託公司，信用合作社及上海天津兩證券交易所，均應遵照休業。從這兩項電文看，可見內容均極簡單，並無隻字提到幣制改革的情事；假如徐百齊在事先要不熟知整個財政經濟處分的全文，或不深悉整個幣制改革方案各條文字的內容，則徐百齊絕對不會曉得洩水紗股案的即可獲致暴利的得失！可見徐百齊在事先即已獲知幣制改革的秘密。然則，這消息究竟是誰洩漏給徐百齊的？這一點，我們希望特別庭在着手接辦這一件案子的時候，不能不特別追究！因爲，王雲五或徐相國，假如不在事前將幣制改革向秘密，有意或無意之中，洩漏給徐百齊時，則徐百齊也絕對不會有那讓先見之明，可以未卜先知；這是顯而易見的常識。蓋經濟緊急處分令，與幣制改革方案的内容，既長

且繁，就是專門研究經濟學或財政學的人，在初看到該項方案全文之初，也絕不會想到「洩空」便可以賺錢；故徐百齊說他在十八日上午才曉得幣制改革的消息，絕對不能相信！所以，我們推測：徐百齊可能在一個星期以前，便已經探知幣制改革的秘密；惟究竟是在那一天改，不僅徐百齊不知道，就是財長王雲五在當時恐怕也不知道。故王雲五或徐相國令其草擬全國行莊和上海天津兩證券交易所休業的電令後，徐方獲知幣制要在廿日宣佈改革了。因此，他才將此消息洩漏給陶啓明，這是比較近情而又合理的說法。惟消息究竟是誰洩漏給徐百齊的，至今還是一謎。但徐百齊是道國之兄，徐年老幹部，從商務印書館時代起，徐便跟隨王雲五了。王入仕途後在任經濟部長時，徐做主任秘書，後又隨王入行政院做秘書，今年又隨王入財部任主任秘書；故徐百齊與王雲五的關係，不僅至深且厚，而且極爲密切，也是可以想見的。所以，王雲五不論從那一方面講，都應該要負這次洩漏幣制改革案的全部責任！

這次幣制改革，雖然政府有關當局極端保守秘密，但是，成都中央銀行分行經理楊孝慈，在幣制改革前夕，竟拚命在市場上搜購儲幣，而楊在幣制改革以後，又復有意隱匿通用輔幣的電令，仍派員在市場上搜購輔幣，致釀成省市全體商民罷市的情事；同時，在其他各地，也早就有類似此種事件的發生，如昆明中央行經理馬德實亦有此種罪嫌，現雲南省參會，已呈昆明該行搶購儲幣案件，電請總統澈查，甚至遠在兩個月以前，就有很多半官半商的人物，在各地搜購過去政府所發行的美金公債，凡此一切，均證明這次幣制改革的風聲，早就洩漏出去了，而陶啓明這次洩水紗股案，都是僅被揭發的一個小案子而已；至其他未被揭發或正在等待揭發的案子還多着呢！所以，我們希望立法委員，和其他地的經濟學導員，應該毫不放鬆的予以澈查！

去年英國財長達爾頓，在宣佈國家財政預算案之前一小時，因爲無意間將該項預算案洩漏給某報記者，而該達爾頓頓領爲了表明心跡，竟毅然引咎辭職；這種光明磊落，敢負責任的決策，不僅獲得了上下議員一致的稱譽，抑且獲得全世界各國人士一致的讚揚！這是英國的民主，也是達爾頓財長的開明！然而，一向以學習英國民主制度的社會賢達，一向以勇於負責的王雲五財長，僅僅向行政院政務委員會表示「用人不當，至深歉人」，便馬虎了事，而將責任完全推在徐百齊身上；這無論從那一方面講，都是不公平的，更不像一個敢負責任的財政部長！所以，我們希望王雲五能學學英國的達爾頓，應該馬上引咎辭職，以謝國人。（九月十日）



# 蔣經國在滬打虎記

本刊駐滬記者 李杰

### 活捉杜月笙的公子杜維屏，逮捕「棉紗大王」榮鴻元，扣押「紙老虎」詹沛霖……

### 一查抄銀行倉庫，劃平地下錢莊；但一班人更希望打虎將能再在國威頭上開刀！

【本刊上海通訊】蔣經國在初到上海來時，一班老一輩子的人如黃金榮，杜月笙，王曉籟等，雖然早就聽說他在江西新贛南做專員的時代，曾經有打虎的威風，和不是張華的後勁，可是，上海不比新贛南，而黃金榮等在滬的勢力，又是盡人皆知的，蔣經國心裏當然也很清楚。所以，黃金榮王等也從未把蔣經國放在心裏。而一班豪門權貴的好商們當然更未把他放在心裏！故蔣經國預備在上海打虎之風，雖然已經聽傳數月，但始終未見諸行動。而黑名單也始終只是嚇人的烟幕，因此，久而久之，一班奸商們，也便放心下來了，正好蔣經國於八月廿日，以「經濟緊急處分令」宣佈幣制改革，這正是豪門奸商與政府鬥法的好機會。於是，就在豪門奸商蠢蠢思動的時候，想不到蔣經國竟以雷霆萬鈞的壓力，和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突然以驚人的行動，於九月一日起，開始逮捕大批囤積居奇，操縱黑市，控制金融，在金錢堆裏打滾的一些地頭蛇，和雖然不能算是真正的大老虎，但也可以說是小老虎，綜計蔣經國自九月一日起開始行動，到本月七日止，在這一週中，所獲的戰果，據統計：已經非常驚人！

## 打老虎先從「地頭蛇」開刀！

為了敘述方便起見，茲將其其中最重大的戰果，摘要綜合報導如下：

(一)逮捕逃犯新紗廠負責人「棉紗大王」榮鴻元，被捕原因，一說為新新紗廠所出之紗，不願遵照「八一九」限價出售，均存儲倉庫不拋售市面，造成紗市無貨現象之故。另說則為舊案重提，據悉：滬滬警備部於日前破獲大規模私套滬港案中，牽涉榮鴻元，由榮一新保出。最近警備部將此案移送警務員辦公處核辦，蔣經國員遂於一日晚將榮鴻元逮捕。惟以榮已於八月廿八日率同家人赴香港未獲，經警於三日傳訊保人榮一新，始悉榮鴻元業於二日晚由港乘機返滬，當於三日中午十一時許派員在江西路中新紗廠總辦將榮鴻元拘獲帶局偵訊後扣押。榮子被捕後，以案情重大，不禁俯首無言，潛然淚下。現已移特別庭訊辦。查榮鴻元是杜月笙的女婿。

## (二)證券「三七七」號經紀人潘榮元被杜月笙的妻女

制秘密，並於改革幣制前夕大量拋售水紗股票，空頭牟利投機一案，於二日由經警傳訊，查明在拋股一案中為經手人，並偵悉杜於證券市場奉命停業後，曾從事大量場外交易，當經交保外出，三日經警再度傳訊，杜又另一從事證券場外交易之林榮軒兩人，以當疑重案，均予扣押。除吊銷其執照外，已於四日移送地檢處訊辦。因杜本月十六日開始，計曾拋售林榮軒水紗股票一千六百萬股，八月十九日拋售林蘭庭五百萬股，與興發三百萬股，董阿二百萬股，並曾利用華美工業貿易公司名義買賣股票，以避免耳目。查杜維屏是上海閩人杜月笙的二公子，現年廿七歲，上海人，住寶慶路新康花園九號。杜有關係場外交易部份，已由上海地方法院檢察處提起公訴。惟據林樂軒稱：他是證券一九〇號經紀人呂漢敬之夥計，兩人均以錢莊東大，已被扣押。

(三)最近市上紙幣現貨，甚為嚴重，當局偵查係有人從事囤積，根據黑市交易所致。二日下午經警不交下之密報，將紙業法連長詹沛霖，予以逮捕。在詹之廣東路與泗涇路兩處倉庫中，抄獲囤積之各色紙張達三千餘件。詹在警局對囤積一事承認不諱，已于扣押。

(四)永安紗廠棉布被負責人吳錫麟，為本市棉布業巨頭，以有囤積大批棉布嫌疑，亦於二日下午由經警拘捕偵訊後扣押。詹沛霖、黃以聰、吳錫麟三犯，均定日內移送特別庭、依法嚴辦。

除上述六人被捕扣押外，又有二巨商受嚴厲之警告，另一人具結後交保。計為：

(一)油業公會理事長張超，(二)米業公會理事長萬恩林，於二三日分別奉蔣警員之召談話，蔣氏均予嚴厲警告，命必須維持八一九限價，儘量將油米出售市面，既住不予追究，如今後有黑市交易或執貨不售之現象發生，唯張萬兩人是問。當時張萬均表示願意接受。(三)永安紗廠副經理郭棟曾於二日被召談話，蔣警員警告該廠必須遵守限價，并儘量將存紗出售，并命郭至警局經警大隊具結遊後交保。

## 銀行倉庫是囤積的大本營！

同時，上海市警局稽檢大隊，於八月廿八日檢查第一批倉庫十八家時，復發現中國銀行等十家銀行倉庫中，曾抄出堆有之棉紗布已逾三月者，共計棉紗五四〇件，棉布三七九件，均已依法予以沒收歸該隊當局處理。計有：一、在中國銀行倉庫中，查出棉紗一存，係崇新紗廠；二、在遠東銀行倉庫中，查出棉布十件，係「群賢紗」存，三、在上海商業銀行倉庫中，查出棉布二二三件，係利用「紗廠」存。四、在大陸銀行倉庫中，查出棉布十九件，內有二件係「福興」存，內有十五件係「誠德布廠」存，內有八件係「和記」存，內有二百件，係「亞洲紗廠」存。五、在亞細亞銀行倉庫中，查出棉布二九四包，內有八件係「和記」存，內有七箱係「大德」印染廠存，內有六箱係同豐染織公司存，內有七箱，係新豐染織廠存。六、在浙江興業銀行倉庫中，查出棉布廿四箱，內有七箱係「大德」印染廠存，內有六箱係同豐染織公司存，內有七箱，係新豐染織廠存。七、在聚興銀銀行倉庫中，查出棉布三件，係「海大實業公司」存，內有二件係「義豐」存，內有一〇五件，係「富安紡織公司」存。八、在東萊銀行倉庫中，計查出棉布五包，係同泰存，另棉布二箱，係金都存。又棉布十件，係「新實業社」存。九、在交通銀







從這裏可以看見中國政治舞台的陰暗面……

# 「隱名人士」被捕別記

本刊集體創作

這是一幕極富戲劇性的演出，緊張，熱烈，曲折，而且還帶有半絲香豔？

（新聞紀事）九月二日下午六時

上海金當局長林樂華便根據偵緝人員的報告，打了一個電話給在南京的王財長，「現已查明十九日大量拋出永紗股票，某隱名人士，便是黃部的秘書陶啓明」，王財長當時一聽，不覺一怔，此即命上海有關機關將陶，直至是日晚十時許，仍無消息。

王財長恐陶聞風逃逸，就電通通知首都警察廳黃廳長，並派人專長吳興周持陶的照片數十張往警廳接洽緝捕的手續，黃廳長當即電令警廳派路隊長負責辦理此案，黃廳長並親在財部守候，路隊長於十一時佈置完畢，下開車站，江邊碼頭俱有大批偵緝人員守候，而路隊長更單身至財部當面門前巡視，十一時半陶匆匆自外歸來，路隊長即下令封鎖宿舍，只准入內，不准任何人外出；路隊長與王財長及同座之黃廳長請示機宜，王財長聞說陶已回來，即拍桌連呼：「抓起來，抓起來，重辦，重辦！」說話時鬚髮倒立，雙目圓睜，真是衝衝牛斗！接着並用逮捕的手，寫一函，而致黃廳長請即發拘捕陶的啓明，黃廳長亦隨即在函上批示：「交刑警總隊路隊長速辦」字樣，路隊長即持函外出，至二樓宿舍就緒。

陶向尚未就寢，僅穿着一件睡衣，倚窗看鐘錶，應叩門而入，伴問：「那位是陶啓明，我自上海來，他太太有口信帶來。」陶並未表示驚異，即即反身出門，引陶

出來。陶忽感：「優點，讓我穿衣服。」似乎已有覺悟？旋即穿好灰色西裝褲，白襯衫，即隨路隊長下樓。市抵樓梯口，路隊長以大方手帕作禮，出其不意將陶右臂扣住，並出示王財長之親筆函，陶試無一言，俯首就擒。至夜十二時正，遂將陶犯自財部押至刑警總隊。

而另一批刑警員即會同財部總務局長吳培均搜查陶之臥室。查獲有：第二屆自費留學政試及格證書一紙，與向外交部請領出國護照呈文一封，外國申請表三份，及其妻李國蘭自台灣、香港等地來信多封，信中關於經營股票的事寫得很多，在一封長信中更說：「你把股票的股票拉穿了沒有？」旁邊並加註細小的密圈。另外還有一封短簡，埋怨陶啓明說：「啓明，你過去和現在擁有秘密，啓明，律師，推事一連串官銜，這些官銜把你頭腦弄昏了，捨不得離開南京，也不願意去美，你騙錢，你騙錢，老實說，我可憐你，也更可笑你。」這封信的末尾寫着：「陶國」兩個字。

陶啓明被捕後，初本押於刑警總隊，當夜一時起即開始訊問，僅路隊長一人陪同陶啓明，完全以談話方式偵訊至翌晨八時方告結束，兩人並共進早餐。九時，向警察廳黃廳長交商備的儀器，測電機，錄音機等均已借到，即開始正式偵訊，而此時此案已被新聞記者發現，刑警人員為保持偵訊之機密計，便又將陶啓明移往白下路刑警一分隊，下午一時復復白下路移

往保泰街都督警察廳，一日之間竟見其地，其機密可想而知。在第一日偵訊中，陶自述他的身世很詳細：「他今年廿歲，比他太太李國蘭還小兩歲，李國蘭係一高中畢業生，兩人結婚時陶啓明二十四歲，李國蘭廿六歲，他在東英大學畢業，獲有法學碩士學位，畢業後曾留校服務一學期，繼而在臺灣高雄在地院推事，王雲五任財政部長時，他由東英校友及上海名律師袁仰安介紹，得識徐百齊，復經徐之介紹而任財政部機要秘書兼資料室副主任，為時不及兩月，還未經發給官俸，僅暫支二百四十元月薪，十八日到上海是因為母病去滬，十九日夜車回來，在他的口供中，共發現重要疑案兩點：一是拋售永紗股票的事，他推說太太從事經營股票，十九日拋出僅二百餘萬股，獲利只數百金圓，至於詳細數目資本來源，他一概不知，都是李國蘭經手，還有一點，是關於消息的來源，他說對改革幣制完全不知，僅據探報章，什麼上資料判斷而已，故其赴滬與拋售，完全是偶合。

九月四日即陶啓明被捕的次日，財部主任在秘書黃百齊，因為陶啓明是他介紹的，故為表明心跡計，曾草擬自請看管的呈文，而呈王部長。當經王予以批准。當時王部長即電黃廳長，黃適則自當會同秋榮返滬，王接到電話後即趕往財政部與王部長會商辦法，下午三時，刑警總隊路隊長，便不利警六人至財部佈置，徐百齊即開始被軟禁於財政部二樓部長辦公室中，被押

都是陶啓明所用的。徐百齊是王財長在商務印書館時的考同事，王任經濟部長時，他在該部主任秘書，王任行政院副院長，他任行政院秘書，王出掌財政部後又在財部長任改革，相國已二十年，不意在王財長體制改革即將成功之日，出了這一場大亂子，更不料在徐百齊自請看管的次日，王財長在行政院臨時會議中，提出報告時說：「此次改革幣制消息，完全是徐百齊所洩漏，因為全部條文都是他自已和徐相國兩人，深閉斗室，墨守成規而始完成者，僅有致國務院基金委員會員會之電文，及令各全國各行莊交易所營業兩天之電文，是令徐百齊擬稿，不料竟功虧一簣。」王財長在政務會議中明明指出徐百齊洩漏消息的當天下午，陶啓明已不耐更番洩漏消息的疲勞，他也供出他的消息來源是徐百齊所供給，於是於九月五日清晨三時，徐百齊便由「自請看管而轉為待罪之囚」了。據說是日連薪內閣都親自坐鎮財部監視。由此可見案情之重大，徐百齊被捕後與陶啓明押在一處，但是，却分在兩個房間內，二人若不知道，迄至八日止，兩人均未對質，刑警人員對他們態度尚善，所謂投勞詢問，實在只是反覆詢問，由刑警總隊擬具好審詢的稿，交給王主任的。按着新聞記者探報，每四小時一審，每次兩人都是由各刑警副課長擔任，審訊多用筆錄，有時也用錄音機，審詢的語調完全是談話方式，但陶徐二人，都是讀法律的，故對於口供，特別仔細，每一句話都反覆覆讀。其實，據刑警人員說，他們對口供並不重視，因為他們已掌握有充分的證據，足以構成徐陶二人

的罪行，並且除了徐陶二人以外，此案還有一位關係人，是上海的著名律師袁仰安，袁與徐陶二人都是東英的同學，在上海設有聯合事務所，洩漏消息後，袁也是知道的，等到九月八日袁自上海被解來京，只要三方面一對供，全部案卷即可揭曉矣。惟陶徐等恐尚不是主犯。（九月八日張







# 夏威與李品仙鬥法

## 這是安徽人民的「無期徒刑」！

本刊特約撰述石亦鳴

安徽政局的變遷，經過將近八年的變幻，最近終於揭曉了：走！李品仙，來！夏威；在系統上說，仍是換湯不換藥的老方子，李是桂系時的大將，夏爲廣西時的將軍，所以，當總統府明令發表的時候，具有政治常識的人，該沒有感到奇怪，因爲安徽是桂系在外地建立的殖民地，一談到總統的時候，拱手讓與粵系來接管，就決很多大卡車跑來都門，無論從任何一個角度觀察，桂系自然不肯輕易把這塊殖民地，拱手讓與粵系來接管。

安徽人已預備到民國三十八年度了，故具有正義智慧的人，便會加預言：李去夏來，人事的更動加上迎送之費，是以昔日四川預備到民國四十年田糧的故事，是不難翻版演出的。

然而李品仙所導演的，是不止這麼一些連台好戲，「股亂」的鏡面之佳美不應歸之亂略的初期階段，以李品仙的軍事才智配合作地團練，應早無問題，但李品仙偏個虛靈故事，任其壯大！北方皖南的土匪，原只四五百人，且極不健全，現在的北方，就其活動面積來估計，已有約萬把人光景了，李品仙的內心打算，當然有他的一套，「亂」的問題相當嚴重一天，他的省主席寶座，多半會穩固一點，因爲中樞的看法，軍事行動的地區，省主席最好是一動不如一靜，而在這個動靜之間，李品仙就可經常派出一林中奇中將式的大員，不時出巡一宣撫一巡輯也許有些古怪，真實的影排，却非常「動人」；簡言之之，即凡經過過的地方，人無老幼，物無粗細，自應任意索取，而匪化了的，人，要重新算個人，就得自首，要自首就得寫高油印的「悔過書」，「書」自需「書價」道中間的飽蜜，局外人是誰確切知道的，不過有人已約略估計，李品仙的正面所得加上這種反面所獲的財富，若以法幣價值而定，是足夠從合便省政府的大門口，一直騎到廣西的。

夏威是綏靖區的副司令，冷眼旁觀，自然是由衷的羨慕和衝動，這也是人情之常，而且，令夏威永遠不會忘記的，是從李品仙手裏分得這個軍權。還是通過李白的壓力，接事之初，又由白崇禧親自出馬陪著到美的。從此以後，在李夏之間，既有「替罪羊」的何懼留難李品仙，所以，只要李品仙派到他轄區的縣長，夏威便常常斥爲貪污，斥爲低能，還在李品仙的圈子上，當然不好看，於是李便將夏威所推舉的一些縣長，也以同樣的技術，予以反政。磨擦久了，裂痕深了，當上個月綏靖區會議開幕，最精彩的一場，便搬上鏡頭了，當時李

品仙以事不克出席，由民政廳長黃同仇代表參加，聞李曾面授機宜，備黃找機會「報仇奪恥」。但是，黃同仇只是要錢的好漢，臨臨的技巧，畢竟趕不上李品仙這老手，「仇」是「報」，却找錯了題目，因黃同仇對「編報」開一串天真的迷魂陣，夏威冷冷一笑後，便翻到白崇禧跟前哭訴，白的虛聲，是頗爲風采的，李桂系也夏亦桂系也，輕重軒輊，竟難決定，不過，仔細細衡的結果，還是接受，夏威哭訴，「電請撤查黃同仇」，黃於事出之後，本已辭職誰准，却不料來一連通電囑以後的「編報」撤查」，做夏公開的告別之羊。據說李品仙曾經爲此事，已極好幾晚上都睡不着，而夏威此舉，李品仙首先一點也不知道他想這法子，面上，倒不難免難事，但爲整個人利益着想，這時時去去，倒是極合時宜：第一、倒李運動正在低潮季節，如這時不去，趕上一個熱鬧當口，惟恐桂系的殖民地軍隊不爲粵系的派派所奪，局面尚稱「穩定」，乘機卸職，公私兩宜，第二、順從李自白之意，走馬換將，自己已有力量再與桂系打圓一塊新的殖民地，則於整頓桂系的利益，更大大爲，故當政委會通過給省政府改組的時候，李同在京派人：「我早該表示辭職了，只因時機未熟，未獲批准」，這句話，不知是否爲肺腑之言，還是餽餉？

此外，在李夏之間，以及李李白之間，有一段很微妙的關係，據云，李品仙固然是桂系的大將之一，但還不是真正的嫡系，因李過去尚沾有一點湖南的血統，故在桂系的圈子中，他祇能算是一個核心人物，而真正的嫡系便是夏威。夏的個性是一個核心人物，而真正的嫡系便是夏威。夏的個性是一個核心人物，而真正的嫡系便是夏威。夏的個性是一個核心人物，而真正的嫡系便是夏威。

至於道次李夏之間的摩擦，除了上面一個導火線的原因外，據說：還有兩個原因：一是夏向李建議，將安徽省政府由合肥遷到安徽，而讓自己的第八綏靖區駐畢達到合肥，以便受授安徽省市商會派代表到合肥向李品仙請願，甚至連獨家費都答應由該會負擔，但李品仙却以撤府困難爲辭，不答應。二是夏爲了配合總督戰，要求在各縣由綏靖區直接任命副縣長，名爲輔助縣政，實係想爭取縣政的領導權，因此兩項均與李的職權衝突，故李便以恐將破壞行政系統爲由，多方阻撓，因此，夏

早早就耿耿於懷，正好碰上了黃同仇「安評連選戰」的機會，便向李當胸打了一拳，想不到這一拳竟把「不倒翁」的李品仙擊倒了！李品仙在外憂內患之四面楚歌中，自然祇有上台引退，而將寶座讓給夏威。

大批皖奸來統治和榨取，比起真正的廣西老鄉，忠實之處，真是有過之而不及。我們可以隨便舉一個例子，即當李品仙下台的前夕，皖南有些縣份如太平等縣的

安徵政局的變遷，經過將近八年的變幻，最近終於揭曉了：走！李品仙，來！夏威；在系統上說，仍是換湯不換藥的老方子，李是桂系時的大將，夏爲廣西時的將軍，所以，當總統府明令發表的時候，具有政治常識的人，該沒有感到奇怪，因爲安徽是桂系在外地建立的殖民地，一談到總統的時候，拱手讓與粵系來接管，就決很多大卡車跑來都門，無論從任何一個角度觀察，桂系自然不肯輕易把這塊殖民地，拱手讓與粵系來接管。

安徵政局的變遷，經過將近八年的變幻，最近終於揭曉了：走！李品仙，來！夏威；在系統上說，仍是換湯不換藥的老方子，李是桂系時的大將，夏爲廣西時的將軍，所以，當總統府明令發表的時候，具有政治常識的人，該沒有感到奇怪，因爲安徽是桂系在外地建立的殖民地，一談到總統的時候，拱手讓與粵系來接管，就決很多大卡車跑來都門，無論從任何一個角度觀察，桂系自然不肯輕易把這塊殖民地，拱手讓與粵系來接管。





